

# 學 滙

日十月一十年二十二百九千一

## 無政府黨的道德

克魯泡特金著

(十)  
我們於未結論之先，再說幾句關於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話，所謂利己主義的，為英國派所倡導，現在還極盛的。

我們為什麼要說他呢？就是因為英國道德家所創立的界限，我們却不能分別清楚的。

當我們說：「我們待人應該好像他們待我們一樣」。我們所主張的，利他主義呢？還是利己主義呢？我們再進一層說：「個人的幸福，和人群的幸富有密切關係，雖然在社會上，有他人不幸，而自己却得着數年中比較多一點的幸福，但是這樣的幸福，乃建在沙上，不能長久，風雨一至，就傾倒了；況且他的幸福，和社會上一律平等可能有的相比較，不過一個可憐蟲吧！假使你以大多數的善惡為目的，你將來自然做得好了」。——當我們談到這個，我們究竟是傳播利他主義，還是利己主義呢？

我們又譯了居友的話看，他說：「你的行為，要壯勇，要偉大，要在各方面發展你的生命，你的能力，愈富愈妙，常常隨着完全的，發展的知識之指導，要不怕危險，大胆奮鬥！——因為危險，也有他自己的快樂——你用盡你的力，管着播種，勿問收穫如何，擲盡你所有的，你覺得偉大的，善良的，——如此你將享受最大量的幸福了。你應該為大多數中的一個；如此，你的生命所遇的，無論是什麼，你將覺得你所仰慕的人的心，和你一樣的跳着了。至於你所鄙視的，和你不對的」。當我們談這些話時，我們講利他主義，還是利己主義呢？

不怕危險，去奮鬥着，跳下水裏去救人，不但是人類會這樣，一個貓兒也會的。自己不怕困苦，吃着干麪包，想將不平等的事情，澈底打倒，我們所敬為有價值的人，覺得我們的感情，同他調和，而且覺得他們愛我。一個弱的哲學家，見了這些，或者叫他做「犧牲自己」。但是精神能力充沛的人，以為這就是生命快樂的意義。這是利己主義麼？還是利他主義呢？

總之，那些道德家用假設的利他利己的二種反對情形，建立他的系統，已經走錯了路。要是這種反對，是的確不移的，要是個人的利益，真是同社會的相對的，人類還能保存麼？動物的種

類，還能發展到現在的地步麼？若是螞蟻不願意爲他的殖民地謀幸福，怎能存在？那蟻子也決不能有今日——爲昆蟲中最發展動物了；他的腦子，用顯微鏡也難看的出來，然而他的腦力幾乎和普通的人一樣。要是那些鳥類，不覺得遷居有快樂，不和他的兄弟們合力保護自己的社會，不要被別種的鳥類侵害，那裏能達到他們現在的發展呢？牠們不特進步，還要退步呢。

所以斯賓塞爾說：「將來一定有個時期，和個體種類的幸福，互相聯合。」然而他忘記了一點小事，就是如果這二位不是常常聯合，那進化甚至動物界的，都不能生出來了。

## 孟浪的嘗試

(本節未完)  
曼衍

愉快的歌曲已經唱完，  
沙澗的旅行正在開始；  
鼓舞着未曾應用的豪氣，  
新作這孟浪的嘗試，  
☆☆☆☆  
淒涼的悲風狂號，  
撲面的飛塵四起，  
望前途兮無人，  
願後起兮誰繼？  
☆☆☆☆  
也似乎迷失了路途，  
脚步兒遺在下催着；  
也似乎黑暗臨前，

眼簾兒還不敢閉着。

☆☆☆☆

進——前便是虎窟，  
退——後便是龍潭；  
左——左便是地獄，  
右——右便是刀山。

☆☆☆☆

飢呀！喝呀！倦呀！  
在內部拚命的叫着；  
淚呀！血呀！汗呀！  
在外部狂瀉的淌着。

☆☆☆☆

力已竭兮神已疲，  
心如醉兮意似痴，  
歎前途之維艱，  
悔孟浪之嘗試！

## 自由真諦底研究

(續) 老梅

### 下篇

中國中古哲學家，也有好些，省識自由真諦的，惟莊子最顯著，看逍遙遊的大旨，便是表明人物大小雖殊，各有任性自得的愉快，齊物論一篇精神，只在「吹萬不同，使其自己已」兩句話。「自己者由也，自己者自也，自己即自由。由自則物類各得自由，所謂「任其不齊，齊之至也。」(是從自由真諦，然後可以得不等的真諦。)外篇如駢

三六年十一月七日

如，馬蹄，在宥諸篇，更發揮的透徹。其精言曰：『三代以下，天下莫不以物易性，小人則以身殉利，士則以身殉名，大夫則以身殉家，士人則以身殉天下。』以物易性，便是由物不由自性了。於是殉利者由利，殉名者由名，殉家者由家，殉天下者由天下。這把自性換掉了。所以說：『事業不同名聲異號，其傷性以身為殉一也。』又曰：『吾所謂聽者，非謂其聞彼也，自聞而已矣。吾所謂見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而已矣。』自聞自見，皆由自不由人。注謂絕離棄曠，自任聞見是也。不然則『不自見而見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，不自得其得者也。適人之適，不自適其適者也，夫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，雖盜跖與伯夷，是同為淫僻也。』蓋惟自適其適，而不適人之適，始為真自由。孔子曰：『無入而不自得』是也，又曰：『從心所欲不踰距』從者『由』也，心所欲『自』也。以及『從吾所好』。皆是自由真諦。中庸曰：『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』盡有任由之意。如後人所謂儘情儘性的儘字，盡其性，則自己自由，盡人性，則任人自由。盡物性則任物自由，到這步田地，便是莊子所說的『膏肓成羣，草木遂長』，是為天放矣。於合天地生物之性。故曰贊天地之化育與其地參。說到極處，天地性便是人性。人性便是天地性，這是上篇說過的話，只於一般，並無兩樣。然而人物不能盡性自由者，是何緣故？則馬蹄篇言之詳矣，曰：『馬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。乾草飲水，馴足而陸，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裝台路駑，無所用之，及至伯樂曰，我善治馬，燒之剔之，刻之鑿之，連之以馮馬中，編之以皂棧，我善治馬，燒之剔之，刻之鑿之，連之以馮馬中，編之以皂棧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。陶者曰：我善治埴，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，匠人曰：

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鈞，直者應繩。夫埴木之性，豈欲中規矩鈞繩哉。然且世稱之曰：伯樂善治馬，而陶匠善治埴木。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，彼民有常性，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歸。一而不黨，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觀顛顛。注自足於內無所親。……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，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樸，素樸，而民性得矣，及至聖人，豎豎為仁，踴踴為義，而天下始疑矣，澁澁為樂，摘摘為禮，而天下始分矣。……夫殘樸以為器，工匠之罪也，毀道德以為仁義，聖人之過也。』其咎全在治者，伯樂治馬，馬不自由，即不治天下聖人治天人，人不自由，莊了所謂善治天下，故羅素仍引以為無政府主義之最古哲理。意謂得自由真諦也。再看莊子在宥篇，曰：『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』在是自在，宥是寬縱，故注言宥使自在則治。治之則亂也，就是任天下自由。或恐任天下自由，必至於亂。不知天下之亂，正由於『治天下』。不由於『在宥天下』。所以胙篇云：『弓弩畢心，機變之知多，則為亂乎上矣。鈞網罟罟之知多，則為亂於水矣，削格離置罟網之知多，則為亂於澤矣。』治天下挾其法律政教之知，為民畢心鈞網，而天下始『每大亂』。假設世無法網政坑，則人任性自由，定有『鸞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』的快活，自然相安相得。決不相驚相擾。古人云：『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』庸人就是一般自命知識界的法家政治家宗教家等等。成天在那裡製造縛束縛人身的繩索鎖鍊。一面作繭自縛，作法自斃，也不知。因為他們中了富貴利達，以及威權名聲的魔毒。仰視天，俯畫地，與妖作怪，顛倒是非，淆亂視聽，純然用詐偽手段，博取世間名利恭敬，巧立尊卑貴賤，貧富上下，主僕君臣，父子夫婦，種種名目：還要說是人類紀綱。我說紀綱就是羅網的別名罷了，於是才有爭說掠奪的事體。老子曰：『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』一點也

不錯，禮就是所謂不成文法。先由所謂聖人制作出來，大家隨着瞎行，久而久之，習慣成自然，便以為禮。其實比法還利害。所以愛自由者，有「禮豈為我禁設」之言，只好誇他們的檢，越他們的藩，任意自如，不覺俗議了。其實所謂「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」。他們也是怕禮束縛，一由禮，便不由了。法家亦然，他們但拿法律束縛傍人，自己常是逍遙法外，不受甚麼制裁的。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」歷來如此，請看中國官吏，那一個不天天在那裡犯他們自造的法呢？禁煙公所，大鬧煙燈，禁賭公所，自設賭局，算甚麼玩藝？總之世界有甚麼治者和被治者，存在的期間，決無自由可說，某社會家云：「將來只有人治物，沒有人治人。」其實人治物，也要順物之性，順物之性，仍可以說是無治，譬如盆魚龜鳥，是設盆籠以治物，便違反物性，放魚出盆入於淵，放鳥出籠翔於空，悠然遠遊。各得其所，盆籠完全無用了，有甚麼物可治呢？不但鳥魚，就是花木亦然，譬如治花木者矯揉造作，製成種種人獸亭台的形狀，便覺得不自然。不如自生自長的花木饒有天趣，詩人云：「庭草無人隨意綠。」便是省得物也不須治的道理。所以人治物的話，都講不通了。何況人治人呢？噯！甚麼物治人，簡直全是揭亂。所以說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」

(未完)

### 市拉杜斯特拉這樣說

梅采若 譯

#### 八、山上的樹

市拉杜斯特拉底眼，注視一個青年避着他，某晚當他越過環繞「梨牛」城底諸山，獨自步行時，四圍之下，他看出這個青年躲着一株樹坐定，且無精打彩地注視山谷，市拉杜斯特拉，於是手搖這株樹，樹旁坐的青年，這樣說：

「我願用手搖這株樹，我却不能夠如此去做，但我們瞧不見的風，却能震動曲折他，使之傾倒，我們最痛苦的，是被看不見的手，震動且曲折了」，於是這青年沒意思地起來了，且說：「我聽見市拉杜斯特拉了，而且我現在正想他」。

市拉杜斯特拉含道：

「你為甚麼驚怪那理由呢？對於人和對於樹是相同的。」

「越是有費上升到高朗裏，他底奮然根本的努力，越是有向地下到深暗！——到罪惡裏」

這青年叫起來了：「噯！到罪惡裏！你何以能發見我底靈魂呢？」

市拉杜斯特拉含笑說：「人若不先發財一個靈魂，人決不會發見好多靈魂」。

「噯！到罪惡裏！」這青年又說了一次。

「市拉杜斯特拉，你說的是真理，自從我看著上升到高處，我更不信我自己了。也沒有人阿信任我了。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變化大快，我底今天反駁我底昨天，（梁某的「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」出於此際？是暗合了這青年的話吧！譯者注）當我攀登時，我常跳過多少脚步走，因為如此，沒有脚步想我的，升高後我常看出我自己孤獨來，沒一個人對我講話，寂寥寒霜使我戰栗，我在高處尋甚麼呢？」

我底輕盈，和我底希望一齊增加，我越登越高，我越輕盈登高的他。他在高處尋甚麼呢？」

我對於我底攀登和跌跌，是怎樣地羞恥呵！我是怎樣地嘲笑我底激烈的氣喘呵！我怎樣地恨他那飛的呵！我怎樣地疲倦在高處呵！

青年於是乎默然不語，市拉杜斯特拉才注視他們站在一邊的那株樹，便說道：

(本節未完)

### 特 載

## 陝西靖國軍革命戰記

(續)

屈古愚著

### 陝戰醞釀之近因(一)(續)

亡草中者數。辛亥，以衆歸焦。丙辰，與曹世英郭堅等結合，攻略陝北。陳疑不爲用，編其部爲步兵一團，委李天佐爲團長，以高充中校團副，積不相能。當焦之回陝也，陳甚注意；召之見，不肯。促之去，亦不肯。陝人士早知蒲白之間，不久將有戰事。

### 陝戰醞釀之近因(二)

陝西警備軍統領郭堅，徵時即隸陳部下。兩辰春，結連高峻等召集草澤散亡，攻陷陝北數十縣，聲勢張甚。陸遂，陳督編其部爲警備軍。儼然陝軍中之一部強有力者。李根源之長陝者，非陳意也。郭以例屬李。陳初意郭必不負已。其後郭李日見親善。陳頗失望。適復許事起，陳即以武力取省長印信，備李告病假。及段氏督師，陳亦組織陝西討逆軍，觀望潼關，獨令郭由禹門渡河，假道山西。陽許以王飛虎胡景翼等圍爲後應，而陰囑王胡，布兵河上，不令郭部一卒復西。郭軍既敗，繞道走鳳翔，依其舊部，與陳連結不解仇。陳亦於此時，取消郭舊備軍統領，代以耿直。耿字端人，膽豪心細，與郭累年共死生，感情獨厚。當其代爲警備軍統領，頗似親陳。實則與郭高秘圖舉事，無日不在進行中也。

### 李天佐之作用

李天佐辛亥與焦子靜同事。其後商茶湖鄂間。袁死，陸離陝，由陳委充第四團團長。(即高部所編)意在削高勢。及焦回陝，謀益急。或以重金買高部下要人，或借口他事，撤其任而代以其親，高語焦曰：「陳軍欲罷不能，愈其遲也，寧早！曠日持久，衆心不可知矣。」焦曰以有所待尼之，時已八月杪也。陳知李所爲頗有效，因以明令任高爲騎兵團長，許帶四連分紮。餘部仍以步團名義屬李。高初不受命，陳隱以重兵，遙爲脅制。高見郭耿諸處，佈置未周，胡王部下，響應之說，尙未確定，遂徇調人請，離蒲至白。

### 陝軍派別之大概

陝軍當時之派別，大概有三：(一)駐潼團長嚴紀勳，駐同團長王飛虎，及第三團團長嚴錫龍，與陝北鎮守使井岳秀；(二)郭堅，高峻，耿直，曹世英，劉錫麟，(三)胡景翼，張鴻遠，張金印等各團營，第一第二兩派，立於絕對反對地位。第三派則所謂中立者，於一二兩派。無善感，亦無惡感。蓋一二兩派，多數係刀客出身。刀客稱怨家爲對頭。雖各成軍，而對頭臭味不改。第三派參入學生甚多，少對頭之可言。故能於一二兩派中不偏爲輕重。其對陳樹藩也，第一派則絕對服從；第二派則絕對反對；第三派則服從與反對參半。

### 發難之決定

陳樹藩眼中之釘，郭堅，高峻，曹世英，其次則耿直胡景翼也。郭自敗於晉，元氣彫殘；高則其人其勢，若不可一日居。然李天佐離其內，王胡各軍制其外，非有厚援，不敢卒發。曹駐防耀縣，當陝北衝，只騎兵一營，勢力單薄。耿居省垣，最易近陳。又以軍隊複雜，意見不易徵求。秘則誤會處多，洩則又恐敗事。胡部兵強將悍，戰鬥力最

富，其發難端，比較為易。然胡又欲利用時機，先擴大實力，然後圖所欲為。有此諸因，陳又因勢利導，數月以還，戰機頗有無形打消之勢。九月中逃地津滬黨人，回陝甚多，呼聲為之一高。至十月方決定先由高峻發難，引陳兵於東，耿直乘虛佔省垣，然後郭曹劉等，分應於外。一舉足間，陝事即能大定，此當時規劃大概情形也。

### 白水獨立

高峻既與郭耿等成約，担任首難：各地黨人，又從而促之，風聲甚著。有勸陳以消極之手段，為無形之運轉者，陳曰：「驕虎之勢已成，雖諸葛公復生，無轉圜之希望也」。隨增蒲白間屯兵。又以恫喝之書，分致高峻。其致高書曰：「閣下伏閣之勢已成，翔高之心不息。槍械從何地購得？子彈有何人補發？吾意極閣下之力，不過擾亂白宜中洛四縣而已。倘知服從為軍人天職。早將焦某送來！鄙人前愆不念，奮好猶存，幾略」其致焦書曰：「藩與兄相交有年，相信益深。開罪之處，誠非所知。吾兄在陝一日旗幟不豎，則藩與兄一日友誼尚在。兄在省所設之西山書局，名雖封閉。實同保存。俟兄來省，秋毫之末，不使有損。藩之待兄也如此，不知兄將何以待藩也？幾略」高見陳書曰：「甚矣陳樹藩之輕視人也！峻常結草萍亡命數輩，橫行陝北。陸建章每以中堅旅圍來，終無我何！且屢為我敗！今尙有健兒千百，陳某何視我小兒之不如？又何能以四縣地範圍我耶？」遂於翌日以陝西護法軍總司令名義，在白宣布獨立：時六年舊曆十月十九日也。

### 白水之戰

高峻既宣布獨立，即傳徵渭河南北，歷歷數陳罪，聲頗震。陳聞報，怒甚曰：「何物高峻，強項乃爾？」隨命李天佐，胡景翼，王飛虎諸團，即日相機前進。又將省內步，騎，砲，機關槍各營，亦開赴戰地。當是時，高都只一騎圍在白。

(未完)

## 罪案

(續)

(老梅)

### 入秦紀行，——渭川感懷

我同玉青入秦，友人給我說了一個僕人，姓葉，狼有意思。一路上說了好些怪話，我戲用駢文體記出來，將過黃河，他對我講起華山故典來了，說，某年有主致到華陰縣，出了一道詩題叫「賊得仙人掌上雨初晴。」我疑惑道。賊得？呵！明白了，是「賦得」的錯誤。車過瀘關，關吏搜檢行李，見了那一箱粉筆，不知道是甚麼東西。一個說，好像是「山藥」，一個拿出一條粉筆說，「不是，却嘗了一口，像嘗不出味道來。轉問我，我直言告他們是學堂用的東西，叫粉筆，照例不上稅。（這句話有點隱蔽的意思，）他們裝的認出來了，連忙道：「不錯，是粉筆，學堂用的東西，不上稅，過去吧！」進了城葉僕欺曰：「巧巴哥說不過潼關城，先生真能行」。我於是心裡記了兩句道：「僕夫認賊作父，（賦），關吏指水（粉）為山。」葉又指華山對我說：「華山就是花花山的意思。先生，你看有多麼好看呵！」不錯，當時山雪未消，倒有些花花山道道的，他又說：「華陰廟有三聖母樓，上去看一看也好，只是今天這風刮得烏烏（狀風聲）的，不要上去吧！」於是又得一聯曰：「未入華陰縣道中。已見花花之嶺，欲登三聖母樓上，怕受烏烏之風」。將到華州，葉又說出一段野史來道：「從前這少華山下有一家財主李鳳仙，真是家豪大富，驛馬成羣，有七十二架水磨。所以他講出兩句賦天話來——若要窮了李鳳仙，乾了黃河塌了天，——他家有一丫頭，一天遇見一個和尚告訴他說「你看見你主人門前石獅子兩眼紅時，一直向東南走不要回頭，」他記下了，每天起來在門外看那石獅子的眼，一天有個小孩戲剪紅紙貼了獅子雙目，那丫頭第二早起一瞧，連忙向東南走，走出十數里外，忽聽蒼天動

地一聲響，才敢回頭看，原來那一角山崩倒下來，自然，那李鳳仙的家是全毀了，到如今這赤水路上，還有許多石頭，都是天塌的遺跡。」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他又講起甘肅回國造反，到處燒城毀廟，只留下郭子儀的廟沒毀，（我心裏說：「這是單騎免胄見國君的餘威。」）你看那州城沒有墮落（即女牆）了，就是阿兵破壞了的，我於是又得數聯道：「獅子眼紅，天塌滅李鳳仙之家，狐孩（回紇爲對字面戲寫爲此）兵變，毀祠留郭子儀之廟。所以赤水路上，都是石頭，華州城萬不見銀齒也。」我給玉青說明「遠看城牆像銀齒，越看越像銀齒」的笑談。他才明白。還記得過渭南，想起史記渭川千畝竹一語，却望不見甚麼竹，又觸起社會主義來，會咏一絕，一並錄此——

落日關河動旅愁，朔風吹雪入秦州，渭川千畝竹何在，劃絕人間萬戶侯。（末句將富貴一筆抹散，甚得意！餘詳拙著「詩心」，未完）

## 科學淺識

### 關於傳熱的幾個問題

（續前）  
（晉臣）

問 已經燃着的香火放到鐵板上，立時就要滅。放到本板上，就能全部燃燒。這是什麼道理？

答 因爲鐵板比較木板傳熱容易，所以放到鐵板，香火的熱就要立即被鐵板吸去，使香火的溫度降冷很快。溫度既低，自然就容易消滅了。要是放到木板上，木板是不容易傳熱的，那香火的溫度，被木板所奪去的也是很少，所以他能繼續着燃燒。

問 與空氣溫度相同的鐵片和木片，以手觸抹他們，就覺得鐵比木冷。

答 反之，將鐵片及木片曝到強熱日光下，然後觸抹他們，就覺得鐵很熱，木稍冷。這是什麼道理？

學 區

答 這也是因爲鐵比木容易傳熱，所以以手抹鐵，那手的溫度，比鐵高些，因而手的熱即刻多被鐵傳去，故覺手冷。又木爲不傳熱的東西（平常磨擦洋火時，洋火已燃而手還不覺，就是木不傳熱的證明）所以手抹木片，將手的熱不容易傳去，因而就不覺冷。要是在日光下的鐵片和木片，那就有些不同了。因爲鐵比木容易吸收日光的熱，所以手抹鐵時就比木熱些。

問 爲什麼新棉被比舊棉被暖？穿兩件小衫比穿一件夾衫暖？

答 因爲新棉被內棉花，很疏鬆，裏面的氣孔很多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裡面藏着的空氣很多。但空氣是不容易傳熱的東西，所以棉被內藏着的空氣越多，吾人體溫越不容易外傳。外界冷氣也不容易侵入，就覺着暖些，至於舊棉被，因爲裏面棉花縮板了，他裏面所藏着的空氣很少。空氣越少，越不能阻止體溫外散和冷氣的侵入，所以比較起來，就覺着冷些。

至於穿兩件小衫，比一件夾衫暖的原故，也是因爲兩件小衫裏面所藏着的空氣，比一件夾衫裏所藏着的空氣較多故耳。

## 我們爲甚麼要革命

菊化

革命這兩個字，在現在這種黑暗社會上談起來，差不多大多數的人們，都認爲很危險的！很不祥的！但推求其所謂危險不祥的原因，就不外是凡有一次革命，社會上免不了要遭一次大糜爛。受一次大損失，演了次大慘劇，其結果仍然是造成少數人的幸福，增加多數人的痛苦，產出些新式高等流氓，和穹困的孤單寡婦，及無主的學學新墳，與無依無靠的殘肢剩氣的廢人。所以就無怪乎大多數的人們，把革命認爲是最危險最不祥的名詞了！那末，革命既是這樣危險不祥的東西，我們又爲什麼還要去做呢？豈是我們是想陞官嗎？想發財嗎？

想當大總統巡閱使督軍省長嗎？想做大公司大工廠的大資本家嗎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敢說千百萬個不是，那末，我們革命，究竟又爲的什麼呢？我現在就不妨誠懇懇老老實實的，對人們說一說我們所以要求革命的原因吧。

(一)學理上的原因：我們在學理上要革命的原因，因爲我們深信凡是人類，都有生存向平等權，和絕對的自由權，斷沒有誰應該生存，誰不應該生存的，也沒有誰應得自由，誰不應得自由的，反而論之，如有不得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的人，我們都應當想一個方法或用一種手段，使他們得着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但他們所以得不着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的原因，就必定是有一種東西在這中間作怪，侵略或剝奪他們的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我們既要使他們得着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同時就免不了要同那個作怪的東西奮鬥，逐去了他或撲滅了他，然後他們纔能夠恢復他們的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如其不然，那個作怪的東西，侵佔了他們的生存，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以後，他必定如食桑葉的蠶子一樣，如傳染病的菌蟲一般，還要接二連三的來害我們和全世界人類，我們既由學理中推論出來了這個道理，我們就不能不與那作怪的東西奮鬥，努力的除去了他，撲滅了他，既救自己，又救他人，以保存人類永遠的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這便是我們在學理上要革命的原因。

(二)事實上的原因：我們在事實上要革命的原因，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尋出了那個侵佔我們的生存，剝奪我們的自由的東西了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我們非除去他不可，非撲滅他不可，但這個東西是什麼樣子呢？在那裏呢？我不妨說給人們聽，指給人們看，就是那帶有兵隊，握有法律，擁有金錢的強權家和資本家；但我們

又怎麼樣就知道是他們在侵佔人們生存，和奪人們自由呢？因爲他們遊手好閒，終年無事，單憑他們的槍炮法律金錢的勢力，來掠搶我們所種出來的米糧，所織來的綢布，所造成的房屋，及一切日用物品，去給他們大吃大喝，大費大用，我們常年累月，寒熱晴雨，不分晝夜勞苦工作，反轉身冷無衣，肚飢無食，風雨無遮蔽，他們不但不感謝我們，倒要用他們槍炮法律金錢的勢力，處處來殘殺我們，以侵佔我們的生存，常常來欺壓我們，以剝奪我們的自由，諒想人們也是隨時隨地眼看見的，身受着的，所以我們纔敢認定侵佔人們的生存，剝奪人們的自由，確實是他們這般東西。人們如再不信，請你們細瞧，留心思想，他們衣食住三者，他們親手做過一件沒有？槍炮法律勞苦，他們親身受過一回沒有？再進一步明白點說，用槍炮打殺人，用法律裁判人，用金錢奴隸人的權力，完全在他們手中，受打殺裁判奴隸者，就完全在我們身上，却絲毫不見打殺裁判奴隸到他們或他們的同夥身上去，這不是影影在你們的耳目，點點在你們的身上嗎？我們現在既尋出了這般侵佔人們的生存，剝奪人們的自由，比豺狼虎豹還凶惡的東西，我們就不得不與這般東西奮鬥，努力的除去了他們，撲滅了他們，以消弭人類永遠的禍害，恢復人類永遠平等生存和絕對自由，這便是我們在事實上要革命的原因。

(未完)

### 小 通 信

見三：你的通信處，請示知，我在北京平民大學。

廷珺

賴恩，樹庭：學匯已訂好，但忘記你們要幾本；請直接向本報發行部購取可也。

真·品